

老向自由

尼赫魯自付

走向自由

——尼赫魯自傳

畢來譯

遠方書店印行

走向自由

尼赫魯自傳

譯者畢

來

桂林府後街二十號

出版及

遠方書店

發行者

定價十六元

印翻准不·有所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再版

目 錄

譯者序

作者初版原序

本文·

一、我的父親莫蒂拉爾·尼赫魯	一九
二、童年時代的生活	一五
三、家庭教師布魯克司給我的影響	三〇
四、哈洛與劍橋的求學時代	三五
五、大戰時期的政治活動	四四
六、大戰後的印度及「沙他格拉哈」	五一
七、印度農村情形	五八
八、農民運動	六四
九、國民大會之轉變與不合作運動	七〇
一〇、英國皇太子印度之遊	七八

一一、國民大會的分化.....

一二、格林武德爵士的引誘.....

九四

一三、印度土藩王國的行政.....

九八

一四、印度教與回教.....

一〇四

一五、歐洲之遊及不魯塞爾會議情形.....

一一〇

一六、西門委員會.....

一一七

一七、「領袖會議」與職工聯合會的活動.....

一一四

一八、那哈爾大會與文明抵抗.....

一三三

一九、安協企圖之失敗與抗租抗稅運動.....

一四一

二〇、茄夢娜之入獄.....

一四八

二一、父親之死.....

一五一

二二、德里協定.....

一五六

二三、第二次圓桌會議.....

一六三

二四、大逮捕.....

一七一

二五、文明抵抗的停止與白皮書之公佈.....

一八〇

二六、長時期駐刑之終了.....

一八六

二七、獨立乎？自治乎？ ······ 一九一

二八、印度的今昔 ······ 一九八

二九、英國統治印度之功過 ······ 一〇三

三〇、克呂惜娜的革命婚禮 ······ 一一一

三一、分區自治主義者的真面目 ······ 一一六

三二、印度的「民主政體」 ······ 一二五

三三、甘地咁的思想基礎 ······ 一三〇

三四、國民大會憲法鬥爭派與社會主義派 ······ 一五〇

三五、茄夢娜之病 ······ 一五六

三六、吾人之目標，究何在乎？ ······ 一六五

三七、結尾 ······ 一七四

三八、最近五年（一九三五——一九四〇）的生活 ······ 一七八

(一) 第二任國民大會主席的職務

(二) 歐洲之遊與重慶之遊

(三) 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印度

著者序

(一) 印度自由與中國

蔣委員長在告印度人民書中說：

「只有世界人類整個自由，乃能達到我中印兩大民族之自由。無論中國與印度，其中如有任何一民族不能得到自由，則世界即無真正和平之可言。」

本著作者尼赫魯在本書中說：

「大家都說和平不可分割，我看，自由也不可分割，這世下的世界，一些地方自由，一些地方不自由，是無法支持長久的。」

尼赫魯在述及一九三九年他到重慶來時的一段話，他又說：

「我這次遊華結果，深覺中國與印度，實在應該加強連絡，共同努力，一致爭取不可分割之自由。」

「在我的理想中，將來我們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聯邦。這聯邦的成員，包括中國，印度，緬甸，錫蘭，阿富汗等，可能之時，還再多包括一些國家在內。這不過僅就亞洲而言。如果

我們能够把全世界聯合一致，建立一個民主的世界大聯邦，那當然更妙了。」

自從科學帶來了機器，機器帶來了民族主義的思想以後，如就「民族」而論，十九世紀的歷史過程是：由分散到集中，由分離的單位形成整個的民族。於是統一的民族國家建立起來了。英、法、德、義等便是最典型的標本。可是，還有很多民族，來不及組織自己的統一的民族國家，便被他人殘踏着。或因而形成現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問題。二十世紀以來，全世界各國都醞釀着一種革命的力，這種力造成了一條新的歷史路線。同一的「民族問題」，其歷史的發展過程將是：若干單個的民族，打破了彼此對立的狀況，逐漸走向互勵互存之路，最初仍保存着各民族間的界限，最後，走入「大同世界」之境，直到民族界限消失為止。

現在的局勢，已經向我們指出每一個單獨民族問題的世界性了。由前面中印兩大領袖的言論裏，我們看出——如果只就中印兩大民族而論——中印二民族的自由之不可分割性，彼此之間的依賴性。看出要建立世界的「真正和平」，中印二民族的共同自由，乃為絕對不可缺少之物。也由此，我們可以體念出「中國之自由平等」之確得，何以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了。

印度是我們的友人。雖然他們的問題，較我們的為複雜，而其最後目標，亦正與吾人相同。再加以最近日寇的猖狂，他們漸漸成了我們的戰友了。他們不但在爭取自由的過程中是我們的戰友，將來在建立「人類整個自由」的過程中，也將是我們的同志。因此，有一句話是不言而喻的：

即：瞭解印度，乃我國人之必備工作。因為，我們能够更清楚地瞭解我們的敵人，我們即能更有效地打擊他，同樣，我們能够更清楚地瞭解我們的友人，我們便能够更有効地協助他，或者，由他得到協助。

(一) 我們將如何去瞭解印度？

然則，我們將如何始能瞭解印度呢？

工蟲當然有很多別的方法在，但，筆者卻願意在此介紹兩三個人的意見：

一人華爾希 (Richard J. Welsh) 說過：

「我們要瞭解大不列顛，應該先瞭解大不列顛帝國；要瞭解大不列顛帝國，應該先瞭解印度；要瞭解印度，應該先瞭解尼赫魯及其對世界的態度。」

赫胥黎 (Aldous Huxley) 說：

「對於那些想瞭解印度的人們，這，（指「走向自由」——筆者）是一本絕對不可不讀之書。」

前印度總督依爾文 (Elwin) 即今英國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勳爵曾說：

「不讀這本書，不能瞭解印度。」

為什麼尼赫魯與「走向自由」一書對於想了解印度的我們如此重要呢？

(二) 尼赫魯是這末一個人

他是現代一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一位偉大的大同主義者。他的一切活動，其最終目標——用他自己的話——是：

「一個統一的，自由的，民主的國家，與別的自由民族一道，密切地聯繫在一圓世界大聯邦之內。」

他是一位不屈不撓的革命實行家。他畢生從事於印度革命，數十年如一日。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毅然地拒絕英國人的引誘，（見本書第十二章）犧牲一切以從事革命。他全家入獄一人不會入獄，他自己則入獄九次之多。但是，獄中生活，不但沒有減殺他的革命決心，反增加了他的鬥爭情緒。

他是印度四萬萬人民的領導者。曾數次充任印度國民大會的主席及秘書職務，他不但領導着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也領導農民和工人。他實際地參加國民大會的工作，參加農民的土地運動，參加工人的職工聯合會的運動。這次大戰發生後不久，倫敦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曾經主張，英國應讓尼赫魯為「印度之總理」，說：「即使不是名義上的，也該是實際上的」(It must be the right man for the job.)，只由這一樁事，我們可以看出他對印度之重要來。

最後，他還可以說是一拉「世界人」。他對於世界事物的觀察，完全不存偏窄之念。是一個

在西方教育中成長起來的東方人，站在東方印度的立場，以西方的科學態度，處理其自國的各種大小問題。「尼赫魯，印度初昇之星」（Nehru, Rising Star of India）一書的作者新格博士（Dr. A. N. Singh）說：

「關於東方與西方的傳統衝突的話，說的已經很多了，都相信二者無法會流。尼赫魯其人，便證明牠們業已會流。他是東西的綜合體。在他的身上，東西兩種文化的長處混合起來，形成了一種即將到來的世界型，一種未來人類。」

——他走這麼一個人，所以，我們必須瞭解他。瞭解了他，因而可以瞭解印度。

(四)「走向自由」是這末一本書

牠是一部印度的革命文獻。作者在其序文中曾說：

「我的企圖，是想盡其可能地回溯我自己的心理的發展情形。並不想檢討最近的印度歷史。書中的記載，讀去好像是意在作此種檢討，容易使讀者誤會，因而賦予牠以比牠本身所應得者為多的重要性。」

這，也許是作者的真情。但是，本書之寫得有內容，有系統，實在使我們「讀去好像是意在作此種檢討」。因而獲悉印度近數十年來全般革命的發展過程。所以，「亞洲內幕」（Inside Asia）的作者根室（John Gunther）曾經這樣地批評過：

〔...而且，這書不但只是一本最深刻的一本，而同時是一本整個社會的歷史，一本民族的生命及其發展的歷史。〕

牠是一部民族革命的理論。作者在本書內，不但對印度革命作一種歷史的敘述，同時，還作一種理論的批判。他向我們分析了印度的革命背景，指出國民大會的性質，分區自治主義的錯誤，殖民地民族問題解決之途徑……使我們不但認識了印度革命的過去與現在，還瞭解了牠的將來。

牠還是一部文學巨著。全書以優美之小品文撰寫，描寫生動，情感豐富。所以，根室曾說：「尼赫魯的自傳，開精入微，熱情洋溢。此書是一種享利·亞當的教育（Education of Henry Adam），用美妙的散文寫成。——英文能寫得像尼赫魯那樣好的現代人，全世界找不出一打。」——美國小說家賽珍珠女士（Pearl S. Buck）讀過這書後，也說：

「他是一個富於熱烈情感的人，其情感之深之微，無言語可以形容。……尼赫魯，尤如他在本書中所寫露的，是一位領導者而非僅一普通人。……他是一個十分偉大的人。在本書之中，他無意如此地描寫他自己，然而，他終於如此地顯露出他自己」。——

——牠是這樣一本書。所以，我們應該讀牠，藉牠以瞭解印度，瞭解尼赫魯。

(五) 版本小史

來本書原本（英國本），是作者一九三四年六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之間，以不斷的努力，在獄中完成的。一九三六年，在倫敦由 John Lane 公司出版。書中對英國之態度，差不多是完全反對的，然而，英國政府卻讓牠發行，英國人士也熱烈地歡迎牠。到一九三九年之時，已經在英國發行到第十四版了。美國的出版家，曾設法在美國另版發行。數度與 John Lane 公司接頭，終于無效。直到一九四〇年，他們直接與尼赫魯接頭，一方面加上了尼赫魯「最近五年的生活」及「尾聲」分道揚鑣上一段一九四〇年的作品，使其合時；一方面刪掉了英國本中一些較為瑣碎而於外國人不必要的部分。於一九四一年發行美國本。筆者所得到的，即一九四一年的美國本。不過，是上海翻印的。——尤如大家所知的，這是上海華外圖書的一般作風。然而，這一版本

(六) 翻譯經過

也正是去年的這個時候罷，「走向自由」在上海開始與讀者見面。但是，我以某種不得已的情形，直到九月底才得讀牠。

那時，印度那迄今尚未被正當解決的問題，已在上海各報上佔據了重要地位，也大大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同時，我當時正是沈口餘生，想靜下來讀一本好書。於是，和一本辛克萊（Gordon

Sinclair)著剛出版不久的 *Wandering Between Two Worlds* 一道，我買來了這本「走向自由——尼赫魯自傳」(Toward Freedom. The Autobiography of Jawaharlal Nehru)，前者還沒有看過，便以某種巧合的機會，失掉了；後者却一直跟隨着我。

讀完後，我第一個反應便是翻譯。工作開始于十一月初。大約一月光景，譯好了三分之一，約十二三萬字。正要繼續下去，敵人在十二月八號拂曉向黃浦江中的英美兵艦開炮。上午八時，開入公共租界。而我呢，就準備離開上海。

這時的上海，是鬼的世界。鬼門關出入的難易之傳說各有不同，莫衷一是。然而，有一點是大家公認的，即帶活文書出死關，是危險的。怎末辦呢？經過了長時期的考慮與躊躇，我終於把幾天本稿子，付之一火。當時心裏的難過，不可言喻；連每日看見我伏案直書的妻子，也呆呆地注視着熊熊的大燄，不勝其可惜之至。——但，書的原本，我抱着冒險與僥倖的心理，決定隨身帶走。

然而，在她的巧妙的收藏之下，魔鬼們疏忽得看也沒有看見牠。我移於大搖大擺地出了鬼的世界，走向自由。於是，「走向自由」跟着我到「自由之境」了。這才開始可惜譯稿並未一起帶來。殆欲氣乎？無用。殆欲悔乎，也無用了。

到了桂林，出版界的朋友，想得見此書中譯本的出版；我也正這本想。商量之餘，深覺原書過長，逐字全譯，約有三十餘萬字之多。匪特印刷困難，而書中——誠如作者在原序中所云，因

爲「非爲外國讀者而作」——亦實有不妨略去之處。我便決定採取節譯之方式來譯牠。應該二月，現在總也算譯好了。

(七) 數點申明

翻譯既竣，特將應向讀者說明之數點，列述於後：

一、雖然想緊縮字句，但對於革命史實之敍述，革命理論之發揮以及足以使讀者瞭解印度及作者的地方，譯者並未省略。

二、關於章節排列，略予更動，其目的在於使全書成一歷史系統。除把美國本所更動的地方更正外，對於作者關於同一問題所發揮的意見，或關於同一件事發展過程的敍述，有分爲二章或以上者，則併爲一章。因此，美國本本文原爲五十二章，譯本只四十章，每段小題目，視其內容而定，可以保留者，保留；必須另取者，另取。至於附錄數章，多係作者各次演說之全文。因其與本文本可分離，擬將來另譯發表，此處從略。尚有美國本出版者華爾希氏序文一摘，其主要目的，在於向美國讀者申述美國本編刊經過，亦避諱者大膽省略。書中尚有相片多幅，因印刷困難，不得不割愛。

三、文中對於我國讀者必須加以註釋之處，均經譯者就所知另爲註釋，附於每章之末，以爲讀者閱讀時之助。

四、本書本係五十三篇優美小品文，行文流暢，描寫深入。但因欲緊縮字句，雖於史實不敢刪裁，於辭藻則不免有難於兩全之感。譯者雖處處留心，仍必多損傷原文美點之處。無可如側，亦唯有聽之而已。

五、譯者學識淺薄，疵漏必多，或取捨不當，或譯文有錯，均望讀者指正。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畢來記於桂林

附註：原稿有音節，系好；此即品玉書·民東。至後刪過幾章，遂將音節去而加之全文。因此
對古音之限縮甚矣。因此，第十二章·水經四十條·新通小節目，原稿內有
異同表，已與本譯本同。因斯便不列圖表。此譜以詩一章音節與原文对照，亦長短二道，
以二十一章為例。其後各章，大體同本譜之音節。新叶次序不注更地名，故不列。

(二) 翻譯中附

作者初版原序

本書除「後記」一章和某些小處修改而外，都是從一九三四年六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之間，在獄中寫成的。撰寫此書的最初目的，本在於藉此消磨獄中的寂寞辰光。同時，把那些與我本身有關聯的在印度發生的過往各事，加以回憶檢討，俾使自己能對他們作清晰之考慮。握管之初，係出以一種自問(Well Questioning)的心情，而此種自問心情竟亦相當地貫徹始終。我並非居心爲一羣讀者撰寫，即使我想起一羣讀者，那也是我的一羣男女同胞。如果是爲外國讀者而作，寫法一定不同，所強調者亦必不同，必定要強調某些在本書內一筆而過的地方，而於本書相當詳盡的所在，必定又出以簡略的敘述，後者有很多方面，在非印度人的讀者看來，或不感趣味而覺其無關緊要，或以爲過於明顯，無庸置辯；而在我，則以爲他們對於今日之印度，頗爲重要。書中提及的很多國內政治以及一些個人，也許對於外國人亦無甚意義，引不起趣味。

我希望，讀者要記着，此書乃我一生中最最苦惱之時所寫。書中有着這種苦惱的明顯的痕跡。如果在較爲正常的環境之下撰寫，其內容必與此不同，而用詞造句亦必較爲謹慎。然而，我現在亦擬任其如此。因爲，他既然可以表現出我寫作之時的感情，或者別人會因此感到趣味。我的企圖，是想盡其可能地回溯我自己的心理的發展情形，並不想檢討最近的印度歷史。書